國朝文錄續編

鑑止水齋文錄引

鑑止水齋文集德清許周生先生撰先生成嘉慶己未科進士阮芸臺相國爲其座主亦爲姻家而學問則不甚相似嘗作原學一篇謂學者所以明道而行之也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于是考之爲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蘩積以引伸之究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古惟年十五以下者爲之今則窮老盡精于此而猶不能盡通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詞也其言深切著明足療

戴東原段若膺諸人膏肓沉痼之疾而爲近世學者之指南乃相國爲先生作傳沒此文不採而錄取其學說一首以爲新奇不亦舛乎其行文不尚馳騁行墨閒如不欲濺朱絃疏越自是雅音集中如轉注說讀周禮記皆佳文而周廟祧考世室考一卷以祧爲迭毀之廟非不毀之廟世室爲明堂之名而非周之宗廟尤爲不刊今錄其文爲一卷

鑑止水齋文録

德清許宗彥周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答朱雍贍書

宗彥白雍贍先生足下得惠書撝挹過甚勤勤款款若以僕爲有一得之愚而虛己以取之者以足下年耆學富而求益不已如此僕雖甚無知且勉竭其辭以進足下所欲精者時俗宅兆之學也古葬師家率以五姓五音相配姓君生也生命所屬也即太史公書所云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太元所云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以六十甲子紀六十律而已樂緯託之孔子曰一言得土

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則以十二辰屬乾坤六子各自其納甲數之又一說也若柳角趙宮之談既不知姓之爲生又不悟氏之非姓郢書燕說不足言矣宗彥於此學從未研究友人有好言之者或自謂受厲伯韶之眞傳或詫爲通幕講生之祕旨聽其言若可曉然終無所得於心竊意地體渾圓與天相應亦當有南北兩極以爲之祗黃赤二道以爲之絡前人謂發源崑崙分三支入海但就中土而論未必得地之全形人與天地同體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絡地亦當有三百六十五穴天之四序生寒暑溫涼

人之五藏是生皮骨血肉地之四方豈獨無所分屬天之運紀於宿度人之息候於經脈地之氣發於山川其陰陽微著往來盈縮亦必隨時不同因方有異而術家所斷斷者元運巒頭兩說耳夫元運乃天地之氣化巒頭則山水之脈絡與葬皆無關也惟好學者平心察之耳足下因宅兆而及選擇欲從事於推步夫術所推者日月五星經緯躔度紀之以算測之以儀器求合於天而已史家律術天文五行各爲一志示不相雜也其於占驗尚不之及何有於選擇今臺官七政書出西士所算而時憲詳於選日一用舊法兩者固自有分明洪武初吳伯宗所譯回回書乃

以七政三角照度定時日吉凶　國朝薛儀甫衣惠子張兩湖皆有書發明之世亦頗有能用其術者昔漢武帝問某日可取婦乎陰陽家曰可五行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文曰小吉堪輿家曰大吉其說可謂繁而亂矣古者聖人制禮宅兆時日一決之以卜筮豈其智不若後之葬師日者哉夫有自然之運地有自然之理皆以無心成其自然聖人虛其心以聽鬼神而不敢少參私智於其間此則聖人之所以合乎天地也後人徒見已然之迹似若有法可循遂欲以之立說亦不揣其本矣古書惟技術家傳者最寡漢志所載今悉不存

梁隋所有百不得一焉唐宋所有十不得一焉葢案之而無實習之而不效遂莫之傳耳或以爲神靈所祕則亦惑矣今足下夙習其學而顧問及於不知之人倘亦有不安於俗說者耶來書求舉其目無由循問畧答率臆言之不覺汎濫更望足下之教之也

倒杖法受氣有腰耳之不同各分左右又有氣衝腦散之禁是以氣爲從前後左右來也及營兆以灰土堅築四周獨虛其下以氣爲從下來也葬乘生氣此氣已真定其從何至其餘更不足辨矣

答徐新田先生書

讀尊著禘祫辨謂周以文武爲祖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鄙意竊有所未安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高祖以下由高祖而上則遷矣故遷廟曰祧即下文所云五世而遷之宗也祖者始祖即下文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爲祖康成雖以諸侯庶子釋之然帝王庶子封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爲始封之祖即別子爲祖之義矣禘禮定於周初其時文武方在四廟安得越太王王季而上配后稷將其王而上不得有禘并不得有祖歟且以始有天下

之君爲祖則如成湯之身有天下者其將無所祖歟夫禘
以帝爲義三代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則皆帝也禘也者
追享其祖所自出之帝耳所自出也者言得姓之所自出
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
此出字之詁也有虞氏得姓始於瞽瞍所自出則黃帝故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得姓始於鯀鯀所自出亦
黃帝故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得姓始於契契所自
出則嚳故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得姓始於稷稷所自出
亦嚳故周人禘嚳而郊稷大抵郊則配以得姓受氏之祖
禘則祭其祖所自出之帝祖所自出不必父子相承要必

有大功德者然後賜姓爲祖而推祖所自出則皆出於帝
而已至行禘之時劉歆引外傳謂大禘則終王最爲精確
爾雅釋禘爲大祭祭固莫有大於禘者由得姓之主追祭
所生禮意精遠雖曠年猶嫌其瀆故惟於一王易世三年
喪畢乃一舉行蓋繼體之君雖曰守成其膺眷命也與開
創之君無異故一代受命則制禘一王受命則行禘既以
新主合祭告前王治天下之終即以嗣君見廟告今王有
天下之始所以示統承上古臨馭元元之本其時羣廟之
主皆升有功之臣皆享遠方荒服皆來典盛禮隆至精至
大故夫子謂知是禮者於治天下無難也自鄭氏過信讖

緯以祖所由生爲大帝而又誤分大禘吉禘爲二然漢以前之舊說間有存者五經異義載左氏說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叔重申之云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案此卽劉氏所謂大禘終王也及郊宗者卽書類於上帝禋於六宗爲易世卽位之大典也石室者毀主所藏至是皆徧祭也更以長發之詩攷之首章云帝立子生商帝者嚳也子者契也言有娀方爲帝之內助帝立其子爲諸侯爲商家受命之原故禘嚳而以契配也其次章曰相土烈烈言元王以下皆有功德宜升食也三章云帝命不違又云帝命式於九圍言湯有天

下本於契實本於譽之命也四五六章言荒服皆以終禘來王而陳武功以震動之也末章曰實惟阿衡言功臣從享也若周頌雝詩止言文武則明堂祖宗之祭以配五帝故亦曰禘猶圜丘以譽配天亦稱爲禘耳春秋紀魯禘左氏說云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則魯以周公配文王亞與周公以后稷配嚳也例周公所自出爲文王則后稷所自出不當爲靈威仰矣至吉禘之文公羊穀梁皆言吉者不吉者也由三年之喪未畢不當禘而禘故書吉以示譏非大禘之外又有吉禘也敢質所見更引而發之

其言精深宏闊淵字才見真面

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立春日奉到手教惠讀大著五經異義疏證何其閎深而博達也其有功前儒嘉惠來學豈俟宗彥贊頌哉顧怪祭酒司農皆名重當時而司農箋注立學垂千載如此書及鄭志乃至湮滅不傳待後人綴拾抑又何耶來教諄諄勵其駑鈍自非相愛之至安肯爲此言區區鄙懷敢不悉陳之左右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彥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

經說所得甚小私心誠不欲爲之至文章關乎時代一代有一代之體裁漢魏不能爲周秦唐宋不能爲漢魏此天地自然之運或乃好爲務異輕近而慕遠及觀其所爲筆力尙遠不逮有明作者宗彥又竊以爲非夫人之爲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尙非善學者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方今篤志籍墳典故紙者海內不過數十人其人好尙不同各就其性之所近不必一轍也宗彥竊自惟生平思過於學而學又屢變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久遠書籍散亡

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說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其去夏殷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而已嘆文獻不足無以徵其言至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嘗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若夫道之精者章於天地明於日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以復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後儒稍稍得其緒餘以淑身淑世者不可勝數宗彥竊有志於此或少有所會便不虛度此生然

習非日久嗜好龐雜恐終無所成就君子於其所不能行者弗之言今乃覥然陳諸知己之前不勝慚汗望閣下掩護之勿語他人以增其狂謬之咎幸甚幸甚

此書所陳皆以矯近人之弊雖逆耳所不計也

海國聞見錄跋

海外之國載於前史者雖朝貢間通中夏而方域多不可攷明永樂宣德間中官鄭和七使東洋齎璽書撫諭諸番隨而入貢者三十餘國眞臘暹羅啞魯三佛齊爪哇丁機宜之屬皆附近內海散處東南洋中使者往返不過二三十晝夜自七洲崑崙而往去中國頗近而距大西洋尚不啻數萬里大西洋至中國遠者年餘近亦積歲未有以數十晝夜爲期者蓋鄭和所至祇東南近洋諸國至小西洋而止而西洋大海則中國賈船從不能往和亦未嘗至焉自正德後當郎濟亞（粵人呼謂佛蘭錫明史稱佛郎機）求通商不得頗擾

邊陲而意大里亞人利瑪竇航海九萬里至京師始言海外地界廣遠尚有諸洲國土論者疑之謂其言誇誕不可信至我　朝用其法以考時憲遠夷環戴願歸京師入監效力者各國咸有其人於是從古未通若有若無之境乃可以口講手畫而登之記載西士據所親歷測日出入早晚以定道里之遠近製為地毬分宮限度上應天體四洲之境瞭若列眉就中斟測驗既已不爽則其餘亦斷非誣也此海國聞見錄雍正間提督陳君倫炯所撰其論亦多沿西人舊說而東南近洋為其先人遊跡所至區域加詳更可徵信惟全圖於亞墨利堅一洲竟未之及是其疏略

所紀西洋國名詢之西人亦多不合蓋外夷之語率有音無字譯人易以致誤即外夷各國語言亦自不同或此國自有正名而彼國稱之則異中國又別加之名故其地則一而其名轉變不可合也自歐邏巴通中國以來恃其兵力火器東南洋小邦多爲吞噬如無來由息力大山已爲暎咭唎荷蘭所分據而丁機宜爲荷蘭易名新息倫近歲貿易中國皆西洋人其自本國來者稱祖家船自各島來者稱港角船而更不聞有東南洋舊時國名蓋此書所紀諸國已非其始矣有明中葉倭擾東南然所知名剿捕者汪直徐海諸人皆內地亡命而與倭無與迨海直戮而海

患亦甯觀此書言倭入中國止漁者十八人歸國卽爲國王所誅倭人爲立十八奇士傳則知當日亂東南者實皆海盜特以倭爲名耳故歸太僕亦言眞倭不過百數也明末年閩撫以佛郎機生變海上嚴兵進剿戮其渠帥高文律等又生獲李光頭等九十六人無論外番志在貿易來者不過一二市船未必敢與中國爲告鄙高文律李光頭名姓亦非番人所有大抵內洋盜賊假借招引藉爲聲勢而邊疆大臣亦樂狥其說諱內盜而誣之外夷良可歎也至破呂宋而居之者明時傳爲佛郎機實則一是班牙今洋泊中皆稱呂宋舊地爲小呂宋而稱一是班牙本國爲

大呂宋藍西洋之國數十明時止知有佛郎機敖吾呂宋佔壞境恐以屬之又謂佛郎機近滿剌加荷蘭即紅毛皆非其實我 國朝聲教誕敷威靈旁薄西洋大國如暎咭唎荷蘭不惜數萬里之遙祝釐納貢而雙鷹連綫諸國市舶輻湊百餘年謹奉約束未嘗敢有纖毫之釁學者得以遐稽遠考資長見聞知柔遠之有方識函夏之無外如此書亦不徒爲說鈴談助而已

至今日而禍不可言矣其所由來者亦非一日

書殉難備攷後

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於往牒者非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亾不亾於君君臣而亾於其臣又不盡亾於大臣而亦亾於小臣明之臣雖家居及為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畏能覚其用一議甫出口而彈擊之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操兵柄者將主款則羣以戰誤之將持重則羣以老師糜餉譏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即良猶不能不敗績而況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賓主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撐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

主人耳目爲之眩不暇辨顧俄而室轟然傾則萃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此夫誤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誤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於國家也夫天下之患貴大夫崇虛論而忽實事故清議興而漢亡清談盛而晉祚促講學會文之風熾而明社屋

鶚論予於讀明史雜著已言之

周廟祧攷世室攷

唐虞廟制書缺有間（禮讖唐五廟）夏五殷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攷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

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
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
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
時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
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
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
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后稷則祖宗之典仍
有宗而無祖合并之謬繆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
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轉輾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
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

滅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議執此相攻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塋合廟祧爲一夫祧
爲遷廟非必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
世室於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祧非太廟合
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
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
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

其攷極詳核凡一卷文多不錄而第錄其緣起如此

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權莫有窒於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於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然字有篆隸之異聲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

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一字之義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為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雖年十五以下者為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柰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為是者則羣斥以為空疎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研論遐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撒推之

家國天下一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疏寡效者也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亾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邪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道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曾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然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義而明之其於行

已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度不害其爲賈董也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太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營於土壤者不知太山之高者也汨沒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即在於是不亦陋乎夫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景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摭拾以彷傚之蓋數十年於兹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觀消長之幾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

然之理有爲已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於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作原學

此說創於戴東原而邈之者如一邱之貉得此文以摧陷廓淸之亦可云比於武事矣

禮論中

自漢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禮其異於三代者何哉三代之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詳於上而不行於下此其所以異也天子制禮者也而禮非專為天子設也儀禮十七篇其行於下者十焉使古禮皆在則雖民間至纖悉事當各有可依守是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夫人可以習之鄉閭愚賤皆得觀聽而記識焉古者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合天下為一家豈不由此後世之禮國家有大典儒臣博議依仿古禮而為之以飾耳目而已至於祭祀婚嫁居室墳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嘗一一為之制焉而其編於禮

書者自公卿之家猶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況於庶人乎然其所爲禮者具文而已上之禮既不用於下則士民皆從其鄉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意以増之益趨於浮華誕慢而不可止苟非則古昔明道義者莫知其中失之所在蚩蚩之民日相耀於勢利則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無所別而祿位輕四民不相異而賢知絀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而上下不相親也其使民囂然而不靖者皆禮之流失爲之也御六馬者無轡銜以習其馳驟則不可以行將三軍者無營陳以習其步伐則不可以戰民之於禮猶馬之有馳驟兵之有步伐也舍禮何以治民故曰國有禮則

安無禮則危

學士梁公家傳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諡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次癸酉科舉人知繇縣事諱夢善文莊生二子長即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為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

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攜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既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鄉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鞭撻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十七年 恩科會試未第

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必宿儒文率枯邃文莊

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嘗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　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既淡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遺議亦奉　命馳驛至文莊公之薨也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亾失或謂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三十五年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鑾迴　駕次　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　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詫公　上方嚮用君奈

何竟自退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請安恭奏公宜重宴鹿鳴奉　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虛銜惟公獨具盛名蓋公耆德清望聞於　天聰久矣雖不就坰刻而刑式鄉閭祗柱末俗實有以助　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　主眷如此公蓄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囁嚅不敢言殺於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

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雖尚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之楚仕者仍附以還雖人有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塟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嘗塟年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誑耳奈何復予公曰塟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識客皆足爲居家法顧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

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煙雲開嶂戸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其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大吏以公品望爲士民所矜式　題請崇祀鄉賢祠得
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未有如是之盛者公與少司空超倘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歿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皆公爲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惓惓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

眞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有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水漣先生諱惟寵次女先生有知人鑒與編修公拔貢同年公幼從受業遂訂姻焉宜人勤於持家自少至老未嘗謝息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性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立侍之公或留客具飯倉卒間饌嘗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簉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卽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

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郎公少作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說公名者甚衆其去真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大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却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本朝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嘆絕少而工詩在

翰苑時與傳對酬唱風華傳賸貴後不多作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為人所役昔堪更役詩耶重燕鹿鳴賦七言四韻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浼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搜輯得十之二三裒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殁年逾七十殷痛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著乙卯

科舉人武義縣教諭朱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
女比寓於杭嘗代侍公言論竊謂公行己誠慤似司馬君
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名廝役扈養
無不敬公者與宴日來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
不可揜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為家
傳因次夙所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
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概也

山舟先生以書法名而能誠身以齊其家則非張得天
王夢樓輩所能及矣文詞繁不殺而翔步從容條理秩
秩

雀硯齋文錄引

雀硯齋文集沔陽張蓮壽先生著先生以進士作令于黔有感其惠政者以銅雀臺瓦硯一方爲贈因以名齋其文集工于詞章律賦與四六皆擅場散文亦任序記修潔而腴如唐人小品其他傳狀誌表讀之率令人感動無他情眞景切一切可悲可喜事皆如在目前故于諸體中爲尤佳也當王霞九觀察之視學湖北也予與沔陽史君荆樓並在幕中荆樓學有原本與予相得甚懽問詢其師知爲先生弟子而湖北人亦無不重先生學行者科試沔陽先生之子與荆樓之子皆補學官弟子員今閱十餘年矣先

生早歸道山荆樓後裔舜襄陽巡詢之單地山宫庶亦云
已逝先生文今錄爲一卷荆樓文不可得見矣其辨惎氏
春王正月考一卷最核于僞序之不知板行與否爲之泣
然楚北之文最稱雄悍縱横馳騁有不可一世之概讀杜
于皇金會公諸公文集可見獨先生文操靡㩁括斂其光
芒無剩義無溢詞而織旨微情自令人領畧于意言之外
荆樓手筆亦復如之蓋又成一家言矣并書于此以誌風
氣之變

沔陽張錫穀蓮濤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黔遊吟序

盛唐詩人流寓黔中太白之於夜郎少伯之於龍標是也二公皆以不得志來黔其詩亦不藉來黔始工顧日見其山之蜿蜒而崱屴水之湍激而清深寒暖陰晴之異於中土民苗禮俗情性語言飲食衣服器械之千彚萬狀出於壽常覩聞之外目謀耳謀神謀合趣成詩吟且益工其得於黔之遊者深矣吾家帶山先生以楚人爲黔吏鄉近而地瘠樂其近忘其瘠也且宦且遊且吟者越三十年歲少

承其先大夫比部公家學稱詩庠序卽有聲荆湖之南及
夫發湘浦飄洞庭泊無水之區寄萬山之國哦松拜石計
始於黎峩中于捧峩由是而龍岡而凱里而銅鼓而畢陽
尋處數歷上下游叢箐深峒凡夫雅躅之所標相如之所
略定伏波武侯之所威服而惠懷周其風土接其人物因
寄詠歌無不呈材效奇於酒酣興狂之候蓋宦羈常虛吟
襲日實宜先生有樂於茲土也抑詩之為教以道性情亦
以觀政俗先生歷治苗疆政成民和上台最其能兩薦循
卓今晉秩守平越儕郡伯矣集中所編擬纂日留別書懷
諸什溫柔敦厚惻惻然視猓猓犵狫輩若慈母於赤子之

乳補強負而不忍釋諸其懷斯則遭時之幸爲王李二公所無而其詩情詞之淸麗風格之超邁實有得於盛唐遺韻而無愧風雅者古今人相合豈必其遇之同哉錫鬯亦生於楚吏於黔甫至謁先生貴陽官寓懽若平生詣命略僚屬之分敘同宗之情手吟册示讀焉兼旬卒業心醉神遊出而徑雪崖歸黔靈循東山之麓而上下所遇苗童蠻婦吹蘆衣繡詭色殊音皆有可吟無可憎者繼志繼聲先生其移我情矣

黔陋地也妙在偏說得有情請二客尤善

重修元妙觀雷祖殿碑記

周官大宗伯掌祀天神飌師雨師與司中司命並祀而猶不與唐天寶五載始詔增祀雷師讀史者謂唐祖老子老子之徒能以術召神雷示異故特詔增祀實非有當先王治民之經余謂不然雷於卦爲震震之德於時應春於五行在木其發聲也物以之動風雨從之以潤以甲坼草木以奮百穀以育萬民至仁也卦辭曰震來虩虩震驚百里孔子釋以驚遠懼邇謂觀象者有恐懼修省之思則義又章焉仁以云養義以云教一祀而仁義賅教養備治民之經莫有大於此者徒老氏之宗尚云爾哉汚爲澤國當漢

水下流土善淤而近尤甚每春消夏漲民處卑濕者患雨多則聞雷聲而恐高燥者患雨少則聞雷聲而欣百里之中貧富殊好歲時祈禱羣有祀於天神相傳元妙觀大殿之西三師殿之南雷祖殿屢昭靈應故邑雖有風雨神壇而晴雨籲求恒在於此特歲久傾頹神像亦漶漫剝落無可生人肅敬心者余嘗過而惜焉乾隆壬子歲前州大夫何不園先生捐俸倡修適當遷擢臨行以百金授少尉松溪魯公公慨然肩勞屬余從叔汝循及范君董其成於時邑城紳耆商庶咸欣奮襄事鳩工庀材移建殿東期年告蕆爰繪神像以還舊觀將鐫石誌不朽而交委於余余惟

沔民生養下恃堤坊於地上賴雨澤於天詔鄉人各祈報社神城內又虔奉雷神之祀繼自今雨暘時若高不憂旱卑不憂澇民和歲豐長食震德於無窮況體 聖天子神道設教至意現相莊嚴威靈燀赫使夫見之者顏變心動賢智愈增修其德庸愚交惕省其非庶幾孝子順孫義夫貞婦蒸蒸興起比戶訓行爲 盛世邀道濟民則余所謂賅仁義備教養者是當事與諸君子用心之大端非泛焉若寺觀奉金身爲一身一家求福利者比其可樂也夫其亦可敬也夫至舊殿創始新舊志或稱洪武十八年或繫永樂代遠闕疑第弗深考其劉越與仁成召神繪塑傳

聞異詞並道家荒遠幻惑之爲非吾儒所宜信亦不逃云

用意正大不刊文亦典則

重修補山堂碑記

古之人有事於山曰務曰學曰爲求有曰補者補山始諸陽豐菴郭公補補山堂則今吾沔和亭劉君郭公名都賢字天門天啟壬戌進士歷撫江西僥棄官出家流寓沔南新堤之沙灣十六載蓋以司馬而自署頭陀者也嘗題其門曰獨樹老夫家開戶而望悠然有見顧此間無片石大江中隔山不可移時則補以額其堂且居且詠屬和者多一時知名士攷堂之成以順治癸巳公歸其里也以康熙戊申越庚戌沔刺史朱公作賓爲之立石肖公像者則游先生士鳳而胡先生維宗羅先生煐班贊頌以永之百餘

年來土阜頹草堂毀過其墟者不勝成虧之感矣余年弱冠授徒廖氏讀所鈔補山堂刻石一冊穆然發思古之幽情問郭公之堂則父老指尋斷碑於荒榛平壠間字漫滅不可讀未嘗不喟然嘆補其所補之有待於後之人而未敢必也閱今四十載歸自黔中過萼江登江皋閣聽所吟濤聲廻赤壁山勢鎖黃蓬猶在耳目前也下尋勝跡見有亭翼然曰春雨其右有阜屹然堂奐然曰補山老僧練江者爲余方外舊詩朋告言和亭主人既以別駕楊公之勸耕不可忘爲新其亭更以司馬郭公之勸學不可忘爲補其山若堂俄而主人來晤話舊問寒暄外自言補之有深

意屬爲作記於是余有說焉夫人之身其重如山其心性之靜也亦如山惟山重且靜故於物無不載惟人身心重且靜故於理無不賅自夫習染而性漓理失而心放則在乎學以易而復之能易視聽之蔽塞而復其聰明易持行之佻慢而復其恭重則五事之缺者補能易驕奢淫佚而復於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則五倫之虧者補能易欲害人類穿窬之心而復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所固有則五常之澌滅者補深惟郭公之意以爲山譬爲學必矢愚公之志勿虧一簣之功而和亭氏又鄰補山於吝而意在爲禮義之耕耘還本初之面目俾登斯堂者

循名責實以格致補益見聞以省察克治涵養培性天而化氣質夫然故處爲正士不庸其基於家及鄉有補焉出爲賢臣必崇其積於大學治平之道所補更非小矣若乃勤土木侈觀游張地勢之崢嶸供詞人之吟眺謂補補山堂者用心若是淺且狹也不然哉不然哉

借題發揮墨無旁瀋

半園記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旨哉爲此詩者之知道也造物於人常忌其得全而樂其得半顧人之論富貴與學術者則恆以其半至爲可惜余謂不然今夫一鄉一邑閒有富人焉田連阡陌矣彌欲廣之其子弟或盈溢不惟斷半且蕩其全至於梯仕階航宦海隆隆然躋顯秩有能持以謙慎廉靜者此其福全而心常戒滿則亦有見於半之時義也或曰惟學術宜全不宜半余諭之曰難矣乎其言全也孔孟以來發明四子書莫如子朱子或問語類章句集註其於道也盡之矣生其後者悉聰明作講義或

駁其非是或補其遺漏以為於道有未全也庸詎知子朱子之於道即僅得其半已不愧為聖人之徒彼駁之補之果無剩義乎即使無剩義其視子朱子之為人果能半至焉否也故余謂學問之大知之斷不可矜其得全行之宜常歉於得半劉生灼有園甚狹題以半園遂自號焉請記於余乃問之曰君將快然以半為未滿意乎抑將恬然以半為聊可娛乎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大巧若拙大盈若沖余常以為於老氏之於道即未窺孔孟之半亦可守是以淑吾身心而子朱子之更無遺議不待言也生曰敬聞命矣遂為記其半圖

此篇從牛字欽出精義敢上篇補字之義尤爲匪夷所

思

孔顏孟子生卒日會說

天地以何時生乎日月不可得而原也天地以何時卒乎元會僅可得而意也聖賢者後天地而生而天地賴之以常生先天地而卒而天地賴之以無卒是非特形質之滯與其神靈之憑而仁義道德之本於行而著爲言者實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不墜故其生卒之日非可以偶然遇也孔子生於周正之冬十月庚子於今夏正爲八月二十七日其卒也以周正夏四月乙丑於今夏正爲二月十八日顏子生於周正之冬十一月十一日於今夏正爲九月十一日其卒也以周正秋八月二十三日於今夏正爲六

月二十三日孟子生於周正四月二日於今夏正爲二月初二日其卒也以周正正月十五日於今夏正爲十一月十五日其餘惟傳曾子生於魯定公五年冬月日及卒年與諸賢生卒月日俱無考所可攷者一聖二大賢而已夫春秋秩祀自天子公卿以及各直省督撫監司守牧令長與官無不以上丁肅恭將事而一聖二大賢之生卒日草茅誦讀之士或能首不知或知矣而怠於致敬何哉四子書六經日寓於目誦於口而無所求於心即曰求之大率尋章摘句訓詁華藻之詞搜奧僻之典供時藝之勦陳希場屋之速售如是焉已其於孔顏曾孟子所謂達道達德九經與

夫克己復禮知言養氣之實義或茫乎其未有得也以陳言視其言於是以陳人視其人昔羅氏長源在宋時已慨然於吾儒之忘孔子生日不及釋氏之知有四月八日而以滅榮緒之庚子拜五經爲可風飲水昧源所從來者久或謂聖賢之心但欲天下後世讀其書守其道初不以其生卒日敬否爲輕重然使學者於隨時報本之際動希聖希賢之思慨然僾然如有見聞日若聖人賢人之誘於吾前策於吾後窮經繹傳近裏著己以勉爲有猷有爲有守之儒而不惑於異端詖行淫詞邪說之煽吾見鄉國多善士　盛世無裨於民而聖賢之生不虛生卒如未卒其陰持

於學人祇敬之一心者非淺鮮也今欲凡爲儒術者値孔顏孟子生卒日無論成人小子其師長各率生徒倣鄭氏酌定會約式禮貴從期於豐儉適中爲其可繼以誌不忘庶幾父誡兄勉講學修禮得勿迷於根本之圖亦可爲學者之一助也抑有說於此今自鄉曲市井技藝賦會之倫皆於關聖誕日肅儀迎祀而酒食之徵逐博簺之嬉遊其爲褻聖固不足論若乃文人學士隆其禮以奉文昌雖非盡逐於祈禱之情讌談之習而於會日作制舉文者或不知循循義法惟以干支巧對蟲鳥奇駢鬭徐庾之詞於聖賢之口假令孔顏孟子復生其不嘆文心之汩沒而理道

之變遷者鮮矣戒之哉

王善人傳

王善人字魯山名泓其名也先世籍回回祖父自沔陽州城徙新堤東岸列肆貿遷曰德泰歷六十載以淳厚稱善人有兄名達名遠而己次居季生乾隆乙未十一月十三日少穎淑力學長爲國子監生卒嘉慶丙子十二月廿六日得年四十有二五月十一日葬沔南三里許之下花垸其卒也以舟行至監利縣引港夜分溺水凶問至舉家愴然其友人烏林戴曾甯五聞而哀唁仰天呼問曰天乎報施善人若是爽乎此人託吾代行陰德且代償以某無子助金措娶某殯柩賻儀葬親其他拯貧賙急不可勝數

受者均未悉姓名即其家人亦弗使與聞前後約共用金二千有奇私簿存記誓他日析產分財不算公囊一緡今仲冬月閩莫嵩汀張公承建曹家口雙濟石橋瀕於大水倩吾岱補三十六兩助勸復修隱姓名曰刜愁堂張公寄札贈詩受而火之囑勿言其行事若此有何逆天而報至是是將使人人懼爲善乎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兄姪聞之始檢視藏籍果然哭甚哀二子俱幼妻魏氏痛夫溺沒無從尋訪蹤跡晝哭益哀次年丁丑五月初九日始得身骸於水側沙灘密封危坐面目如生距卒時歷一百三十餘日鬚髮衣履無少損傷腰間所佩存出入各要迹完好

如故遠近聚觀嘆異其友曾甯五見之始稍悍前送金余家託名田日增者其人也

論曰夫受生於天而爲人人能不失其所受則其心常生而身不必不死死於水不死於陸似天之薄其所宜厚也爲天解者必歸之數而遲卜其報以券於理是豈俯仰不愧怍者之所自討及哉王君行善如耳鳴其德有大於助修橋梁者顧以助修之次月溺水而聞於余爲之作歌招魂且諗於當事及戚友約共表彰此非王君之心而或以爲天意夫余之修橋梁也有所待於人無所歉於己其視王君之克己忘名而安行其心之不死者方愧怍不暇而

謂天其果以余爲能傳之耶抑訪求荊樾堂未獲之日羣議紛紛或曰此必張氏詭設以誘致人金或曰此必兩爭而使張氏爲漁人之得或又曰不然恐由刼掠因發贓而捐棄焉劉雲皐曰是皆忌善者之言余曰夫性近習遠人心之不失其所受於天者鮮矣拂其心故怪且惑非忌也此極不平之事亦極可傷之事然非縣死於水則所行陰德必不彰亦蔑不能獲先生此文以傳後世天意若是豈常情所能測哉文敘次如見如聞論尤高絕

川北總鎮都督朱公墓誌銘

余署令都勻之秋諸生陶虞楷乞路牒往眡弟病於川營初冬歸經貴陽謁寅館而謝問川事曰賊不難平矣貴州有朱公以虎將名於川賊爲膽寒今陣亡賊衆白日驚見馳馬哭擊譟呼朱判官來自相戳殺川人感其忠益團義勇佐諸將殄賊賊不難平矣余太息曰嗚呼此朱氏孤乞銘之辭所稱三月十四日題靈梓漥其後再三顯於江油之中壩與滿刀樂者得子說益信其孤匪誣其父而忠臣義士死不朽也記二十年前公起兩金川戰功在吾楚施南協都司晉襄陽營遊擊兵畏民懷擢聲羊杜調遷西粵

碑有去思越十年爲湖南鎮筸鎮總兵控撫苗疆有功於楚惎鉅今川楚不靖而二邦相唇齒公之威略足賴以安不幸受害於賊川人無不呱呱如嬰兒失其母焉余爲楚人其何能不悲公諱尉斗字文光號輝亭其先世爲山西洪洞縣人始祖明進士爲諫曾大父諱鴻應至黔家於貴筑大父諱繼昌爲諸生生考荔波營把總諱成林以公貴晉 誥封武顯將軍荔波公有良子三公其次也少讀書慨然懷班仲升之志投筆入行伍乾隆三十二年從征緬甸拔補經制外委嗣効能大小金川克寨卡奪碉樓給劄賞翎以功至參將再轉而爲總兵歷鎮筸普洱福甯調

補四川川北鎮計二十餘年中引見者三渥承　殊恩
黔楚苗蠢勦奉調帶兵攻克沙兜黃瓜等寨嘉慶元年護
解首逆石三保入　都陛見優　賜蟒衣二年春克平隴
殲其渠石柳鄧苗疆平　賞給幹勇巴圖魯名號旋撤湖
南師回勦達州邪匪攻卡寨收復東鄉四年正月賊魁冉
文儔授首二月連除賊黨二支旋奉　命以包正洪一股
交公專勦自夏四月至秋七月往來梁萬墊江大竹鄰水
閒身嬰矢石瀕劍數十戰卒　殲包匪醜無孑遺於是
天子益慰注公賜騎都尉世職且有相機助勦別股之
命矣公既承　命會同贊德公痛勦賊於八石坪又逐自

巫山賊竄楚北又擊賊於界嶺賊竄陜西逆首張添倫一
股必由楚竄回巫奉乃令撤兵至則賊果自歸州焚掠毀
門公與提督七公首尾夾擊賊衆竄潰未旬日聞陜賊復
回應撤赴剿大破之通江追擊於竹浴關又破之德漢城
追擊於朱家壩經略額公以賊懼公甚指定奏明搜剿通
南一路今年正月額公赴陜甘剿賊公奉檄調以其月之
十五日由南江至達州而賊已過嘉陵江遂自順慶渡河
迎剿賊竄西充追逐之賊先夜遁督官兵鄉勇尾及追殺
三十餘里斃其衆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救其難民六七
百人乘勝前進至高院場賊衆分奔上山公督兵躡怨

兩溝賊來七八千人左右坳又突出千餘人衝斷隊伍公左右盪突過坎墜馬躍而上賊已近身猶奮力殺賊竟遇害

天子聞奏震悼　詔依提督咨部議恤川人痛公齎志捐軀皆感泣曰嗟夫朱公保障吾川之東北馬足殆遍賊怖呼判官所至賊望風披靡前後全活老幼男女不下數萬今顧爾耶柩回保甯沿途哭奠舟車爲塞士庶遮相牽挽以至郡城先是梁竹諸邑醵金建生祠歿後朝暮走祭詭談靈異祝賊速殄以竟公志隴生所經而見聞者也昔睢陽云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乃於今見之矣公年五十有八元配王夫人繼娶夫人張氏有男一

人女三人男勷世職　恩蔭入監讀書十一齡樹也下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厝公太慈橋先塋以行述徵余銘備言公平生孝友睦婣敦詩說禮之實不徵諸誌其勳節之犖犖者　銘曰卅餘寒暑忠報　國毅魂爲雄伺殺賊取義成仁此其則

起借陶生言敘起最善生色中間無支詞後亦收斂完密○先生於此體可稱擅場而墓誌墓表墓碣僅各二篇何也豈不憙諛墓中人抑人不知其工而請之者少耶

薛上國明經墓表

黎平有雋行君子曰魏光薛君其卒也郡邑婣獨無告之人皆泣下曰天乎亾吾薛君吾安所資以生也里有相訟者旣而悔之皆曰薛君若在必爲我平曲直而消弭之貧士之賴其力以玉於成者曰已矣薛君亾矣嗚呼非其生平仁義之實孚乎鄉黨州閭安得身後使其佩思不諼若是與歲乙丑余下車開泰以公事一再接君氣背容寂心重其爲人亾何聞君以無疾卒嗟惜者久之其子紹旂忽捧一硯來謁出君手書遺言諄諄家事外重余甞官不茍以所珍銅雀瓦硯爲贈余感其意拜受之自惟無實可稱

且疑君以幾卒開何沾沾問遺爲已乃悟曰仁人君子之用心其深遠乎彼大愚備官者苟其鄉族故借硯爲餞使觸目以堅厥志錫穀雖不敏敢不勉焉以慰長逝者魂鳥虖君之逝忽忽四稔矣余瓜期已至無豨毫裨益此邦而辱搢紳先生耆老子弟之倫相與依依不忍別供張醵飲交錯無算至爲文衛書諸屏以寵其行回思贈硯者安在哉既感都人士之厚而彌歎君之賢不可忘也君諱士國覲光其字始祖諱玉者鳳陽府盱眙縣人明洪武時以從征雲南功授五開衛指揮僉事世家郡城爲望族高祖諱應秋增廣生曾大父馳贈修職郎諱萬潤大父諱辰官仁

懷驪訓導者貢生諱松姚其孺人生員子三仲叔諱上卿
上翔皆中武科前卒而君以伯兄爲翼其孤紹瑄紹瑩使
皆有立元配俞氏繼娶周氏子男一紹旂縣諸生女一適
府諸生胡秉剛孫男承脩君之幼也訓導公愛其穎異攜
之官課讀有成歸試補學官弟子員食廩餼有聲庠序間
中年多故援例爲太學生忘情仕進居家敦內行孝事九
十老母年逾甲子色養不衰性仁厚尙義輕財每歲綜計
所入食用稍敷孳孳以賑饑雅崇治道梁葺學舍爲務尤
好獎扶後學或無力從師與應有司試者輒佽助之雀鼠
之事排解多方至代人受累弗終其身無餘財鄉人交口

推服云鳥序自義利之閑不辨而入我之迹大明余見今
世號素封以貲雄其鄉者卒厚自封殖視鄉人凍餒死生
成敗漠然不相關而較量其身之利害如毫毛過爭訟不
從邑成之則鉗口縮足以避甚比比也而君乃如此君卒
於嘉慶乙丑某月某日距生乾隆辛酉某月某日享年六
十有五子紹旂以其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明年
有訟紹旂逋賦者鞫之則君嘗延其父爲家塾師憫其貧
以侍妾室其子爲分膏腴田腊給之其父歿其子鬻田留
賦反以誣辭余惡其負恩重抶之紹旂爲之叩頭乞免嗚
呼君之賢余雖僅得之耳聞父歿觀行紹旂其益勉之𤔡

矣余行期既卜紹圻以狀來稽顙言曰知紹圻父者莫如
公敢請文其墓石以垂不朽於是次第行實而表之曰是
爲篤行君子薛君之墓

此文處處法韓法歐淡處變化自成章法

胡少尉墓碣

開泰尉胡君丹木字雲濤年五十四病亟將卒託余以身後事其籍浙之山陰遠難歸櫬妻錢氏黔人也女一甫三歲男一歲尙未周余命兒子鴻視經紀君喪豫集邑士民諭以君之在官無所援也則相率启賻至有義捐塋地於郭外者乃致書柳霽縣丞唐君能得遂遷君前妻王氏殯柩來合瘞焉立碣塋前計賻金數三百有奇籍記附縣案擇託紳士賢者數人爲貸本而收其息每春以少費祭墓約至孤兒成立日可得千餘金付之衆志翕同世謂黔人無半分情豈其然與洎余卸縣篆胡氏孤亦隨母赴貴陽

寓亾何病殁余既痛君之無後亦自嘆徒與開邑士民同抱區區之心也中州李君克轍復令開泰感於義以其孫訂姻胡氏母女幸皆有託而胡君之命大可悲矣然君佐余治邑邑附郭君聽余言無擾於衆人故皆感而思之視某以末入流權郡經歷虐民被叅年二十窮苦病亾旅櫬無厝嗚呼其異同何如哉

先生於屬員如此用心文亦樸直中情欵無極

哀李明府諱晃山東掖縣人

己未冬余始入黔境晤李明府於鎮遠縣聞其治行以廉能稱比至治按同官談次有笑其迂憎其刻者問之則曰不飲優人酒嘗因受代累數百金至唾人面逾年首菊溪方伯至特器之調權定番州與同城定廣協某不相能短於撫中丞召斥之正色對曰職無罪中丞故仁恕雖黜之旋以下僚公言見釋而是時菊溪公已調滇藩新建伯嬌前政明府與余地委治衡途明府仍知鎮遠余權清平雖菊溪公晉撫粵西過貴陽爲關說焉不易也其冬廉訪蓋覲橋先生北上回黔任過清平問余曰李晃君官何如余

謹對曰正而潔先生曰有謂其酷者對曰李令山東掖縣人性剛故疾惡嚴懲之實或多與之杖先生又曰聞其受代必錙銖較對曰縣中屬吏皆請察視所與代者爲何如人先生乃笑曰吾知子言可信是入燕孚俱見器百菊溪記訶滇瀟臨別手一摺付我兩名下皆注然斷季見與考濂溪子悲其老眼艱難囑勿涂抹被燬以今顧爲作好語耶余起敬復曰李令乙酉舉人於職爲前十科老先達重其齒德雖受罵不敢怒先生笑頷之既而別府與余俱離衙途不相見者數年聞其老貧益甚其次子侍其老妻在籍裏依樓增家次子窮餓至死惟長子隨宦年四

十而無室賴其孫友樓君玉爲經畫娶妻而七十餘齡老知縣已挂計典無可歸矣余歸里之後二年聞其竟卒於黔嗚呼李明府素孤峭與物寡合吾知縣中同官多賢厚必有悲其類而糾賻之使其子婦得扶櫬東歸者惟余與相與於酸鹹之外竟不得絮酒親致一奠望風哀泣豈目涕之無從也耶

此等哀詞直抵一篇行狀讀至結處令人涕下泠泠